

青春话题

室友, 一种独特的存在

■本报见习记者 韩琨

据近日一项网络调查显示, 仅四成“90后”大学生对宿舍关系满意, 还有三成大学生对宿舍矛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剩下三成大学生无法容忍宿舍关系。那么, 在宿舍生活里, 究竟是哪些问题最容易产生矛盾? 而室友, 对彼此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眼罩和床帘是必需品

说起宿舍生活的最大问题, 大家的回答惊人地一致: 作息时间不是所有可能引发宿舍矛盾的问题里最突出的。

刚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大学生王越表示, 自己在上大学之前憧憬集体生活的一点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起床, 一起睡觉, 一起看书, 可真的开始住宿舍了才发现, 其实大家的作息时间并不一致, “你在看书的时候别人可能在热血沸腾地刷人人网刷QQ空间, 可能在手舞足蹈地跟别人煲电话粥……”

王越说的这些不一致还不是最让人头疼的。在一些网络论坛和讨论小组里, “在室友入睡后使用电吹风”这件事引发众多女生的共鸣。电吹风的轰鸣声极易把人从睡梦中惊醒。而对于一些浅眠的同学来说, 室友半夜赶作业敲击键盘所发出的声音也是一大困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负责学生工作的朱老师告诉记者, 学生的作息矛盾一般在期末以及大四毕业季的时候爆发得比较多。“比如说男生寝室, 打游戏的影响复习考研考证的同学, 就容易爆发冲突, 大家互相不满。”

在中国人民大学, 女生宿舍里基本每人都会有一个“床帘”——简单的棉布帘。在校内的便民市场里还出售专门的遮光帘, 由于材质不同, 它比一般棉布帘的遮光效果更好。商厦向记者介绍道: “这是为了在别人还开灯上网的时候



更方便入睡。”

对抗寝室里“夜猫子”的方法, 除了床帘, 还有眼罩和耳塞。有时单纯塞上耳机并不能起到好的隔音效果, 所以也有人喜欢插上MP3, 伴随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入睡。

“我就戴眼罩和MP3睡觉, 反正有龃龉的话自己尽力适应一点就好了。”王越说。

整洁难做: 公共地的悲剧

宿舍说到底也就是十几二十平方米的一个房间。就在这里, 四或六个人一起共同生活, 除

去床铺、衣柜和书桌外, 活动的公共空间非常有限。但就在这有限的空间里, “公共地悲剧”常常上演, 宿舍的卫生问题成为室友间相处问题中的又一“顽疾”。

几乎每间宿舍的门后都有一张宿舍卫生的值班表。而学校、学院也会对学生宿舍进行不定时的卫生检查, 还会公布评比结果, 以此督促大家做好宿舍卫生。但就大多数宿舍而言, 这种检查往往都是突击应付。

“可能刚进校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积极, 态度也都好。可是时间长了, 本性也就出来了。”同样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大三学生周晓说, 值

日表后来肯定贯彻不了, 全宿舍所有人认真做卫生的情况“基本不可能”, “检查卫生突击战的时候人能到齐就不错了”。

“有人爱干净、勤快, 有人不大讲究这些, 也想不到来打扫卫生。大家习惯不同, 这都可以理解, 但住在这里总要做卫生啊。”国际关系学院大三的赵同学觉得很无奈。爱干净的同学多做一些, 但久了难免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男生间也有这个问题, 只是没有女生明显。“我们寝室全靠道德约束。我和一个室友做得多一些。”上海某高校的小梁说, “另外两个偶尔良心发现, 也会做做。男生不太计较这些。”

■本报见习记者 韩琨

■本报见习记者 韩琨

学子情怀

一年很长, 一年很短

■赵于敏

半年前的今天, 打包完最后一箱行李, 踏上离开青海的火车, 我结束了一年的支教生活, 从凉爽空旷的高原回到了闷热拥挤的北京。

2007年之后, 我对于时间节点变得异常迟钝。唯独在青海支教这一年, 我对于时间异常敏感。这是我大学以来, 甚至是我出生以来所拥有的最特殊的经历, 以至于和其他的事情如此截然不同, 每个细节都铭刻在心里。

一年好景。2011年的7月,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天气里, 我踏上了青藏高原的土地, 带着些许惶恐, 惶恐于接下来的时间里所有的未知。在这片空气稀薄的土地上, 满腔的热情和梦想能否支撑我完成使命。当这种惶恐终于被从容替代时, 转眼之间, 已是送别宴上的觥筹交错和互诉衷肠, 辛辣的青稞酒中融着浓浓的不舍, 流着泪的青年们抓紧最后的时间互诉衷肠, 平日里的潇洒不羁全无踪影。终于, 目送同伴们的车渐行渐远之后, 在同样飘着雨的天气里, 我也离开了这个布满了我们欢乐与忧愁的高原。

一年的时间也很长, 长到我能够精确地计算出从宿舍步行到办公室的时间是两分四十秒不超过十秒误差, 长到已经适应了每周陀螺一样旋转, 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以抖包袱的方式将枯燥的书本内容传授给五个班的节奏, 长到把学校附近的菜店饭馆小卖部的老板和老板娘们认识了个遍, 长到抽身离开的那刻, 有一种突然剥离的痛感。在青海的日子里, 相比付出, 收获更多。我适应了高原不缺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只缺氧的气候, 领略了牛羊肥硕碧草连天一望无际的风光, 学会了在维持老师尊严的同时与学生为友, 学会了买菜做饭刷碗更知道了柴米贵……我开始发现自己的价值, 努力给我的学生和同事们带去更多的正能量。

如今再回忆青海的时光, 除了每天不断面对的教学挑战之外, 还有和那帮志同道合的老友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充分展开的自娱自乐活动。我们曾经在深夜围坐长谈, 虽然经常是不着调的或者是思维完全在不同层面的胡侃, 但偶尔看到平日只会吐糟你的人突然变得眼神深沉而坚定, 跟你说起他的理想或愿望, 真的会被莫大的幸福感包围。经过一年的朝夕相处, 我们这一群没有正形的小青年相互扶持, 给了彼此最宝贵的信任。在回忆之后的聚餐上, 我们说着只有这个个体才能懂的话, 关于那段日子的记忆从每个人的口中流淌出来, 仿佛一张张照片, 鲜活得几乎可以伸手触碰。我对那片土地, 对那些孩子, 还有这些朋友, 付出了最真的感情, 每每想到那段时光, 内心便充满了柔软。青海这一年, 可以用自己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来概括——“幸福的失落感”, 这些美好总是带给我暖暖的幸福, 而在结束时我总会失落于美好这么快便逝去。

如今, 彼时的志气早已消去, 我终于没有后悔自己在2500米的高原上豪迈地挥洒了一年的光阴, 给自己的青春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用一年不长的时间, 做一件终难忘的事情。一年很短, 短得令我还未有时间再将高原的美细细领略一遍; 一年很长, 长得足以使我和大美青海结下无法割舍的羁绊。 (作者系清华大学学生)

爱在天际 近在咫尺

■本报通讯员 曾皓

“同学们, 我走了好多年了, 可我的心从没离开你们。天与地, 心与心, 近在咫尺。”伴随着“郭永怀”先生亲切的微笑, 深情的凝望, 现场的人们饱含热泪, 爆发出澎湃的掌声。

这是新年前一个夜晚在中国科技大学礼堂里发生的一幕, 一场名为《爱在天际》的大型音乐剧在此首演取得巨大成功。这场生动而感人的大爱洗礼, 沐浴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由中国科技大学原原创的大型多媒体音乐剧《爱在天际》, 讲述了“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大师郭永怀生前的感人事迹, 是首批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的剧目之一。

该剧绝大部分演员均由中国科大学生担任, 是一部青年学子亲身参与演绎大师故事的大型原创音乐剧。

这是一个讲述“爱”的故事

“创作这部剧时, 我就决心要使它成为一部充满人性和关爱的艺术作品, 而非大而空的宣传品。”《爱在天际》总导演、中国科大人文学院兼职教授邵百琦说, “这是一个讲述‘爱’的故事。”

《爱在天际》以郭永怀先生和夫人李佩教授及女儿芹芹的亲情为切入点, 以郭永怀回国、育人、研制“两弹一星”、牺牲、神舟发射为主线, 剧中充满了人性的温情。剧中着墨最多的不是郭永怀取得的巨大成就, 而是他对国家、民族、事业和亲人的真情实感。

剧中的郭永怀, 和家人一起返回祖国的怀抱时, 他激动而憧憬; 独自忙碌到深夜, 他仰望苍穹, 要“踏月蹑星去丈量九天”; 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大教室里, 他对青年学生谆谆教诲; 在艰苦的戈壁滩上, 他对研究人员激励鼓舞; 在核武器研究基地时, 他

从两天到一秒的飞跃

2013年1月7日,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聚团队队长朱钦淼, 应湖北省荆门市高新区之邀, 率学院师生赴荆门考察洽谈校地、校企长效合作机制。

一个大学生社团, 缘何得到地方政府、企业如此的青睐? 华科大和荆市政企负责人异口同声: 他们这15人的小分队, 用一个月的创新实践活动, 破解了我国企业普遍不欢迎大学生前往实习打搅的难题, 搭起了大学生智助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升级的大舞台。

从两天到一秒的飞跃

10天的时间, 聚团队3名本科生郑世娟、甘健、江海霞用实实在在的产品“征服”了中集宏图公司, 使他们不用再外包加工球罐下料样板, 而开始用团队研发的计算机软件自己生产, 并因此将球罐下料样板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左右。

2012年6月, 平时依托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做工程项目的聚团队, 萌生了去基层、去中小企业实践服务的念头。在湖北省科技厅的牵线搭桥下, 团队选拔了15名队员分批进驻到荆门市的3家中企。

与家中妻子遥相思念、心心相印……所有这些情景的呈现, 让人感到, 郭永怀是一位科学大师, 也是一位有情感的人。

“世界上没有爱不能到达的地方。”郁百扬说, “我们相信这样一部展现大师细腻情感的剧会在青年学子中引起共鸣。”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谈庆明专程从北京赶到中国科大, 观看《爱在天际》首演。谈先生的夫人曾是郭永怀先生的助手。观演后, 谈庆明肯定了《爱在天际》以“爱”为主线的构思, 他说: “这部剧强调爱这个主题, 把爱作为整部剧的出发点,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也非常令人感动。”

“同学们投入的是真情”

《爱在天际》的剧本和音乐准备历时三年多, 学生演员的招募却仅用了不到一个月。2012年9月下旬剧组在中科大校园里发出招募通知, 立即引起了广大同学的关注, 报名踊跃。10月份演员招募完成, 剧组正式成立, 随即开始排演。

音乐剧对演员的要求较高, 而学生演员并非专业出身, 在排练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一直对表演很有兴趣, 也参加过一些演出, 但加入《爱在天际》剧组后还是发现音乐剧的难度很高。导演很辛苦, 经常亲身示范, 教我们演戏。”剧中男二号“龚卫星”的饰演者、中科大地空学院研一学生赵若告告诉记者。

该剧中, 只有郭永怀和他女儿的饰演者是专业演员, 其他角色, 包括郭永怀夫人李佩和学生龚卫星等戏份很重要的角色, 都由科大师生饰演, 排演难度之高, 可以想见。

那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条困难重重的“蹊径”——大量启用学生演员呢? 郁百扬导演的一句话

清楚地解答了这个疑问: “在这部剧里, 科大的同学们投入的是真情, 是对科学前辈的崇敬, 是对科大的传承。”

剧中, “田工程师”放下刚出生的孩子, 赶回条件艰苦的戈壁滩, 继续科研任务的戏份, 让人印象深刻。“田工程师”哭着说: “郭所长, 我想孩子, 可是……”这一幕情景催人泪下, 其饰演者是中科大物理学院大三学生伍佳星。她告诉记者: “以前总说自己不是科大人, 只是挂在口头上; 现在参演了这部剧, 真的体会到了科大人的内涵, 也感受到那个时代科学家的献身精神, 所以演出时是真的饱含热泪, 所有语言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

“他从未离我们远去”

在中国科大东区郁郁葱葱的校园里, 郭永怀先生的塑像一直慈祥地注视着每天来来往往的学子。

“我经常会路过郭永怀先生的塑像, 也见过有人向他献花, 但当时却不知道这其中的意义。对他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他是国家‘两弹一星’元勋这一点上。”剧中基地领导的饰演者、中科大化学院大三学生韩颖说, “参演这部剧, 更深入地了解了郭永怀前辈, 他的精神深深震撼了我。”

《爱在天际》是“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首批支持的六个剧目之一。比起通常的教育宣传形式, 天, 现在只要8-10天了。

小团队搭起大舞台

■本报通讯员 周前进 粟晓丽

“光在车间打杂不行”

有调查称, 目前我国仅有5%左右的企业愿意为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因学生实习大多为“走马观花”, 企业不欢迎被打扰。

朱钦淼说: “刚开始, 这些企业也不大相信我们的能力。不是让我们做一些机械重复的工作, 就是给出要求不明确的课题。”

一个星期过去了, 十天过去了, “光在车间打杂不行。”朱钦淼带着队员们多次找企业负责人沟通, 希望能提供一些生产难题, 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开展攻关实践。

一个月来, 队员们承担的项目全部完成, 6项当即获得应用, 2项公司进行改进也已应用。他们为楚大机电公司完成的“LD-8S全自动数控控制瓶形平行开关机的改进”项目, 现在已在加工样机; 为新宇机电公司完成的“激振力调节指示牌的成本

优化”项目, 每年可为公司节约20万元左右。

“明年请一定再来”

“我们需要这样的大学生实践。请你明年暑假一定再来。”2012年8月31日, 队员们离开荆门时, 楚大机电公司总经理邓家辉发出了真诚邀请。

新宇机电公司董事长游学峰也掏出了真心话: “分配给你的课题都是工程中心计划完成的课题, 你们在工作上的冲刺以及任务的完成质量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欢迎团队大四的队员来公司做毕业设计; 欢迎你们明年再来!”

回校后, 团队还当起了“红娘”, 积极居中协调、推动学校和荆门市方面探索校地、校企合作机制。

2013年1月7日, 双方达成共识, 将结合荆门市高新区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以产学研研模式为导向, 共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实践基地。

对聚团队成功的创新实践活动, 华科大校长李培根院士认为,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更在于教育本身的意义, 即也是大学的创新教育实践。这对增强大学生与企业的互信、教育与社会互信有一定作用。中国教育和教育都需要这种互信。



演出现场

如举办事迹报告会、播放电影、发放书籍等, 此次中科大剧目《爱在天际》招募学生亲身参与演出大师故事, 更加深入人心。我们喜欢这种能亲身参与进来的学习方式。就像走进了那个时代, 走近了大师的身边, 就仿佛从未离我们远去。”伍佳星说。

首演时的情景证明了这部剧释放出的力量。同学们深深地沉浸在感人至深的剧情和演员的精彩演绎中, 很多人眼含热泪, 多次爆发出澎湃不息的掌声。演出结束后, 现场的同学们久久不愿散去, 争相与剧组的演员们合影留念。

“看完演出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以前对郭永怀老师的印象仅限于校园内郭永怀大师雕像以及道听途说的只字片语, 看完《爱在天际》才让我开始真正地了解到他是位了不起的科学家!” 中科大硕士研究生郭静看完演出后, 深受触动。

计算机学院2012级本科生元彬也有感悟: “这些顶尖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坚强意志和创造力, 正是我们青年学子努力的方向。”